摆拍的“新闻摄影”——王庆松访谈

杜曦云

访谈时间：2008年2月3日
访谈地点：王庆松北京工作室

杜曦云（以下简称杜）：早年你主要是进行油画创作，后来为什么会转向摄影？

王庆松（以下简称王）：当时在北京有很大的社会压力，心情是焦躁不安的，好像是在较劲，不知道是跟社会还是跟人，所以我觉得那个时期的创作有打架、斗殴的感觉，仿佛生命中有一种红色在跳动。随着社会的发展，我个人在认识上也有了一定的变化：是不是可以用图片来记录这种感觉呢？于是我利用很多流行的图像、符号，然后合成、拼贴。

杜：你所理解的摄影是怎样的一种状态？

王：当时我做的摄影，把它是看作是一种行为的记录，或者是另外其他的东西，根本不会想到它是一个独立的摄影。1997、98年的时候，才有人正式提出摄影这一概念，那时候我还觉得可笑，特别是观念摄影的出现让我觉得很奇怪。后来我觉得有点不对——摄影有观念吗？

杜：你一直做所谓的摄影，你是不是依然认为它就是呈现一种图像？你一直强调语言的可沟通性、可交流性，用你自己的话说，就是力求让大众都能看的懂。但是语言有时候过分的通俗易懂，会不会流于一种直白呢？

王：我觉得这种直白，关键在于你是怎么去看的。通俗性，并不是说是不加思索不加思考的，或者说是没有任何观点、没有任何目的的直白。这种直白，就是经过你的加工，或者是根据你的总结，使它尽量的接近事实、接近现实生活。其实，直白的好与不好是很难界定的，但是我一直保持着对现实怀疑的态度，至于好与坏，这个东西很难断定，有好的就一定有坏的。但是我真的表示出很多疑问，这个时候我觉得态度是至关重要的。

杜：你认为你的作品不是观念摄影。而且你也很反对别人把你的作品称为观念摄影。但在严格意义上讲，你的作品又不属于纪实摄影。因为你的作品实质上是表现你对某一问

题、现象、状况的个人看法，然后你再用一种摆拍的或者再造生活的方式把它拍下来。如果可以给自己作品归类或定义的话，你感觉它应该属于哪一类?

王：其实我一直把我的作品归类为新闻摄影 。

杜：新闻摄影?

王：我的作品中你乍看会感觉与新闻摄影有点距离，但仔细琢磨以后，会发现它有新闻摄影最重要的要素，包括真实感 、 纪实性等 .

杜：这些年来的一些重大社会现象和重要问题，在你的作品中大都有所涉及。比如麦当劳文化的入侵、知识分子为金钱写作、广告的无尽覆盖、旅游团的庸俗文化消费、某些社团以节约之名造成更大的浪费 .....你在很多问题领域、层面都有所涉及，这应该与你所认为的的当代艺术家的文化责任感有关系。那么你认为作为一个当代艺术家的责任感是什么?

王：我觉得像我们这批六十年代中期出生的艺术家，往往是有一定社会责任感的 。 比如认为对社会要负责 ,不能让别人看到自己阴暗的一面 。 当然，或者也可以说有伪装性的一面，年轻人可能就无所谓，他们觉得是这样就这样了，这肯定是相对要真实一些 。 我觉得这个东西跟那个时代的教育还是有一定关系的 。

杜：你现在拍的宏大场面的作品 ,都是像拍电影那样去搭景，而不是在电脑里去虚拟的?

王：对，一点都没有用电脑处理，而是通过搭景呈现的 。 我觉得搭景是一个重要的方法，因为每一个现成的东西，看似拥有一个很好场景或层次，但是在你拍之前 ,可能已经有二 、 三十个艺术家拍过了，所以我从来不去做这样的事情 。 当然，我也不是凭空臆造 。 为了搭景，我在现实中拍了很多照片 。 但是我觉得那只是素材，我不会把它直接作为我的创作的一部分 。 所以，我搭景的目的在于亲自制作，跟别人是不会撞车的 。 我现在还不习惯助手帮助我工作，我认为不管你怎么做，它都会留下你的的痕迹，而很多工作是无法让别人替代的 。

杜：当助手去帮你做的时候，你是否对作品本身没有把握了 ?

王：它离你的距离会远了 、 隔膜了 。 我一直不敢拍短片，是因为对素材 、 对流动的画面很难把握 。 而我拍很多的照片，其实就是为了拍短片作准备 。 也许最终别人会认为我最好的是短片而不是油画，也不是摄影，因为你在很多时候都是在为以后服务 。 你找了一些人帮你，但最好当他不在的话你自己马上能接手做 。 比如，如果摄影师离开，你自己马上就能上手自己拍摄，每一个步骤你都摸得特别透，而且不停的跟他们去交流，甚至有些方面你比他们更有经验 。 因为你了解你的作品，了解你的照相机用什么角度才能更准确地抓到你作品的实质 。

杜：你现在做作品所投入的时间越来越多，而作品数量却越来越少。你所谓的少做，是不是说你找到一个点的话，越来越谨慎，越来越不贸然出手，而是要经过精心、广泛的调查及研究，以及自己的思索、加工，直到感觉自己可以精准、深入地来把握这一现象、问题时，才搭景，才开始拍？

王：对。 不可能是想到一个或者遇见一个就马上拍它，这个我觉得太冒失了。 当然，在拍摄的时候还是可以慢慢的来调整。 所有东西都是经过你不停的考虑而形成的，因为它只有具有典型性，才能去拍。 如果这个景象不够典型的话，你急功近利的去拍，是无法产生好的效果的。

杜：要是那样拍的话，是不是有点浮光掠影？

王：除非你特别聪明、 特别敏锐，有可能会灵光一闪地抓住精髓，但我觉得自己不是那种人。 但是我相信如果再过几年，可能会有更多人理解我的作品，觉得它不是简单地摆几个东西，或者说是为了某些浮躁的目的，而是具有批判性的。

杜：那么下一步你会关注哪些领域？

王：始终会与现实生活有关系，因为生活在不停的演变。 我一直认为，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超级大国，这些人在想什么、 做什么、 可能发生什么，这些微小变化都可能产生很大效应，这会给艺术家提供很多文化资源。 事实上，我也开始慢慢转变一些东西。 比如，我可能会拍一些小的作品，也许明年会拍一些风景，我会换一个角度去拍，它可以不是艺术，但至少应该是一个好风景。 这些是需要感情投入的，没有感情投入，你连一个关于乞丐的好照片也拍不出来。 但是如果你仔细找了、 仔细拍了，你肯定会拍到一个不是概念化、 简单化、 空泛化的乞丐，甚至从这个乞丐的照片中会折射出另外一些事情来。 所以我想从多方面考虑后再行动，而不是想到什么就马上去做。现在的人太浮躁了，可能很多事情都要等一等、 想一想、 看一看再去做。 过分的“快”是要出问题的。

杜：你是不是说我们又进入了一个新的“大跃进”时期、盲从的时期？

王：是的。 这种情形很恐怖。 比如画廊，这些在国外也是需要几十年才能发展起来的，在中国两、 三年就出现了。

杜：新一轮的“超英赶美”？

王：这肯定会出问题，大浪淘沙到最后，很多艺术家不知道怎么就消失在历史之外了。 他们当时可能想，反正都是卖，就这样随便做吧，当做到出问题时就不做了，到那时

也应该够了。 但我觉得到那时不是够了，而是成为垃圾，成为一种没有价值的废物了。

杜：到时候成为历史的笑柄。

王：，反正没戏了。 我觉得人一辈子能真诚、 投入地做一点事情就很难得了，做不了太多。 所以心态还是需要稳。 画廊老催着，说展览没什么作品，你需要多做一点作品。 我觉得真的做不了那么多，所以还是应该慢慢来。 只有这样，我们的艺术，我们的作品才能得到持续而稳健的发展。